

蜀语新声

四川省语言学会第十四届年会论文选

四川省语言学会 编



Shuyu Xinsheng

蜀语新声

四川省语言学会第十四届年会论文选

四川省语言学会 编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蜀语新声——四川省语言学会第十四届年会论文选/
四川省语言学会编.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
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682-513-6

I. 蜀… II. 四…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0598 号

蜀 语 新 声

——四川省语言学会第十四届年会论文选

四川省语言学会·编

特约编辑 杨宗义
责任编辑 林鹏旭 白 雅
封面设计 武 韵
版式设计 王 跃
责任印制 严红兵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辞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印 刷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3.5
书 号 ISBN 978-7-80682-513-6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发行部电话: (028) 87734330 87734332

目 录

张一舟 杨 骧 成都话语音的共时变异浅析	1
申向阳 九寨沟方言语音系统	8
邓文彬 网络语言的定位与规范问题	23
冯志纯 “永远的丰碑”等词语搭配及新词语刍议	30
薄守生 关于语言规划的定义	38
许良越 浅谈变易与孳乳	42
许巧云 “爪关西”还是“瓜关西”?	46
钟如雄 《汉语大字典》(卷五)讹误不明字辨正	49
李恕豪 论顾炎武古音学对前人的继承和对后世的影响	55
李文泽 金末元初北方话语音的嬗变——耶律楚材诗歌用韵的考察(下)	69
俞理明 汉语词汇复音化研究中的数据分析的思考	76
谭 伟 禅宗语言的研究价值及方法	81
雷汉卿 《西游记》方俗词解诂	85
顾满林 竺法护译经中表“晓悟”义的复音词	90
杨小平 敦煌变文疑难词语考释	98
熊 辉 古汉语中的量词连用	101
高 佳 两汉时期的服装量词	107
唐 瑛 《墨子》反义形容词研究	113
王彤伟 不同历史层面上的“之、適、至、到、往”及其历时演变	121
李定与 《出师表》中“泸”与“不毛”的地理位置	131
周仁平 从成语透视中国古代女子的生存状态	136
杨光荣 《马氏文通》的句法训诂	146
崔雪梅 《型世言》可能式“得”字句考察	151
陈若愚 也谈古汉语“×之谓”式和“×之谓×”式的句法分析	156

杨 玲	现代汉语“V+NP1+NP2”结构	160
叶 南	趋向补语方向的多维性与宾语位置的关系	164
纪国泰	试论古人“尚右”意识的文化内涵	170
邓帮云	多层文化中的桑	175
查中林	语言文字表达和阐释的趣味性	179
吴 婷	真真切切 声声入耳——漫谈汉语言的摹音绘声	183
赵 静	法律符号与虚拟空间的修辞功能	187
祝清凯	论人类非语言思维的存在	191
陈 颖	试探实验语音学手段在普通话水平测试及训练中的运用	195
袁 嘉	对外汉语词义教学中的联想引导	201
黎李红	汉英语码转换的类型及语用功能研究	208

成都话语音的共时变异浅析*

张一舟 杨 骥

摘要 成都话语音主要存在两种共时变异，一是音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主要是 an ian uan yan 中的 -n 尾有脱落的趋势；二是部分词语该音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前者是成系统的音变，后者是单个的、离散的语音变异。前者跟四川方言鼻音韵尾的总体演变趋势有关，也跟汉语方言鼻音韵尾的总体演变趋势有关，其演变方式是渐变的，体现了汉语方言鼻音韵尾由着实到逐步弱化乃至脱落的全过程；后者则同北京音的影响直接有关，是一种方音干扰的结果，演变方式是突变的。成都话语音的这些情况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关键词 成都话语音 共时变异 类型 特点 原因

一、成都话语音的主要共时变异

成都话语音存在着大量的共时变异，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1. 音系内部的结构调整

这主要是指低元音后的 -n 韵尾有逐步脱落的趋势。

中古咸、山两摄的字，在现代成都话本来念 an ian uan yan。1900 年出版的英国 Adam Grainger（钟秀芝）的《西蜀方言》，即把当时成都话的“丹天川渊”诸字韵母记作 an ien uan yen（参看甄尚灵，1988）。而今天的成都话，上述诸韵的韵尾 -n 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程度的磨损变异形式，在年轻人中已有脱落的趋势，并且 -n 脱落后，主要元音开口度变小，唇展度变大，发音近于 æ。如“山连关泉”的读音可分别记为 sæ³⁵ niæ²¹ kuæ³⁵ tɕ‘yæ²¹。由于含有这四个韵母的字出现频率较高，所以外地人到成都，往往最容易感受到成都话的这种发音特点。

这种变化主要见于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但

是它早已启动，至少半个世纪以前 -n 就出现了磨损的迹象。甄尚灵先生 20 世纪 50 年代曾经指出，成都话的韵尾 -n “在 an ian uan yan 等韵母中，舌尖平放，不上抵齿龈”（甄尚灵，1958）。1960 年，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四川方言音系》也指出，成都话“山连关泉”等字，韵尾 -n 发音特点属于“舌尖只作势，不抵齿龈”一类，可记作“sa³⁵ nie²¹ kua³⁵ tɕ‘ye²¹”。到了 80 年代，这四个韵母韵尾 -n 进一步磨损，不少年轻人已经发为主要元音鼻化的 a iā uā yā 了（其中的主要元音除引文照写原文外，本文一律写作 a）。甄尚灵（1983）指出，1957 年，“成都 an ien uan yen 四韵母发音是 a³⁵ ie²¹ ua³⁵ ye²¹”，而“今天成都青少年的口语里都是 ā iē uā yē”。近年来，更有鼻化色彩消失，主要元音开口度变小，发为纯口音 æ iæ uæ yæ 的。因此，在当前的成都话中，中古咸、山两摄字的韵母存在着三种念法：a³⁵ iā²¹ uā³⁵ yā²¹、ā iā uā yā 和 æ iæ

* 本文曾提交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 12 届年会（2003 年 7 月，贵阳）宣读讨论。

uæ yæ。其中第一种念法主要见于 40 岁以上的人,第二、三两种主要见于 40 岁以下的人,第三种只见于 40 岁以下的人。据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四川大学中文系硕士生于虹、萧娅曼调查,-n 尾磨损,趋于脱落的现象跟说话人年龄、性别、居住地有一定关系。于虹(1990)指出,成都话 an ian uan yan “元音鼻化在 39 岁以下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中占优势”。萧娅曼(1994)指出,年龄是“最重要的控制因素”,在她的调查对象中,30 岁以下的人 80% 以上有鼻化现象。从居住地区看,南城的人鼻化比例最高,西城、东城较低。但在今天,性别、居住地的影响已很不明显。韵尾脱落甚至成了大家普遍认同的成都话语音的标志性特征,凡是具有这种语音特点的,都被认为说的是成都话。一些外地来成都工作的年轻人,也不惜刻意模仿这种语音特点,以掩饰自己的外地口音。

这种共时的语音变异,实际是历时音变的反映。它有以下显著特点:

(1) 从语音层面看,音变单位是音位——韵位(韵母音位),是韵位的物质形式发生了改变(原韵位的音位关系未变)。

(2) 从语音的历时角度看,是渐变的过程。根据笔者之一在成都数十年的观察^①,an ian uan yan → aⁿ iaⁿ uaⁿ yaⁿ → ā iā uā yā → æ iæ uæ yæ,是一个 -n 逐步磨损,乃至完全脱落的连续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是很多细微变化积累的结果。至今这一过程尚未完全结束,所以 an ian uan yan 在成都话中才存在着多种共时变异,即使是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也有仍带鼻化色彩,甚至有仍念 aⁿ iaⁿ uaⁿ yaⁿ 的。

(3) 从词汇层面看,从共时的角度看,这种音变具有突变的性质,在具有这种音变特点的人的口中,凡是包含了原韵位为 an ian uan yan 的词,要变则一齐变,没有例外。如“老三、盐巴、饭碗、团员”等词分别念 nau⁵³ sœ⁵⁵、iæ²⁷ pã⁵⁵、

fæ²¹³ uæ⁵³、t¹ ‘uæ²⁷ yæ²¹。因此,可以从一个包含该音位的字的音变推出跟它同音的其他字的音变。

这种音变似乎验证了青年语法学派关于语音演变规律的论述:同样的音在同样的条件下发生同样的变化,并且“语音的变化是渐进的,连续的,而变化在词汇中的反映却是突然的,离散的”(据徐通锵 1991,111—113 页;参看黄振华译丹麦威廉·汤姆逊的著作,1960 年)。成都话的这种音变给我们提供了语音演变无例外的活生生的例证。我们知道,语音的历时演变,往往只能看到变化的结果,而无法考察起变的状态和演化的过程。(参看徐通锵,1990)成都话语音一百年来的变化,则让我们清楚地观察到了一种历时音变的起变的状态和演化的过程。

这种音变可以影响成都话音系结构,使得成都话音系产生新的元音音位 /æ/。因为 /æ/ 与 /a/ 有了对立。据我们所做听辨试验,证明下列各组字是对立的:pa⁵⁵ 巴—pæ⁵³ 班, p¹ ‘a²¹³ 怕—p¹ ‘æ²¹³ 盼, ma⁵³ 马—mæ⁵³ 满, ta²¹³ 大—tæ²¹³ 但, t¹ ‘a⁴⁵ 他—t¹ ‘æ⁵⁵ 摊, na²¹ 拿—næ²¹ 难, tsa⁵⁵ 渣—tsæ⁵⁵ 沾, ts¹ ‘a²¹ 茶—ts¹ ‘æ²¹ 蚕, sa⁵⁵ 沙—sæ⁵⁵ 三, ka²³ 嘎嘎(肉)—kæ³³ 赶, k¹ ‘a⁵³ 卡—k¹ ‘æ⁵³ 砍, xa⁵³ 哈(傻)—xæ⁵³ 喊。又如爪手(手指弯曲、僵硬,不能正常活动的手) tsua⁵³ sou⁵³—转手 tsuæ⁵³ sou⁵³、夸大 k¹ ‘ua⁵⁵ ta²¹³—宽大 k¹ ‘uæ⁵⁵ ta²¹³ 等。

这种音变同四川方言鼻韵尾的总体演变趋势有关。四川方言 an ian uan yan 的韵尾有从川东(指原川东地区,含今重庆地区,下同)向川北、川西、川南逐渐弱化的趋势。甄尚灵(1983)曾指出,“四川方言的 an ien uan yen 四个韵母,-n 有三种情况:A. 舌尖着实抵齿龈;B. 舌尖作势不抵齿龈;C. 元音鼻化”。“大体说来,A 组主要分布在川东地区,B 组主要分布在川北、川西地区,C 组主要分布在川西、川南地区”。“我们从这三组的地区分布也可以看出语音的逐渐变化”。这也就是说,四川方言 an ian uan

^① 笔者之一的老家在原川东垫江县(今属重庆),垫江话跟重庆话差不多,属于 -n 尾发音“着实”一类。1959 年,笔者初到成都时,明显感觉到成都话 -n 尾发音的不同。

yan 韵尾 -n 的共时地区差异,体现了 -n 由川东向川北、川西、川南逐渐弱化的趋势。而同属 C 组的乐山、洪雅,ian yan 中的 -n 更进一步脱落,主要元音的鼻化色彩也已消失,成了纯粹的口元音。甄先生还指出,地处川西的成都话本属 B 组,最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即变为 C 组了。而据我们的观察,到了 90 年代,则跟乐山、洪雅一样,鼻化色彩消失,成了纯粹的口音。甚至比乐山、洪雅还走得远,不限于齐撮两呼韵尾脱落,连开合两呼也变了。甄先生又指出,有 -n 韵尾脱落现象的乐山、洪雅,其毗邻的峨眉、夹江、眉山、雅安、五通桥、名山、丹棱,“没有一处 -n 是舌尖着实抵齿龈的”。而成都也基本如此,不仅市区周边的温江、郫县、新都、金堂、彭州、都江堰等所谓大成都的全部县市均属 B 组,而且与大成都毗邻的广汉、什邡、德阳、绵阳、罗江、绵竹等地也属 B 组,可见成都话与乐山话、洪雅话具有差不多一样的语音环境,成都实际上处于四川方言 -n 自东向北、向西、向南逐渐弱化的最后一个环节上。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成都话 an ian uan yan 中 -n 的变化,是四川方言鼻韵尾的总体发展趋势所致。

同时,成都话的这种变化,也跟汉语方言鼻韵尾的总体变化有关。Matthew Chen (陈渊泉)的 *An Areal Study of Nasalization in Chinese* 指出,汉语方言中鼻化作用发生在低元音后边比较普遍,鼻化作用多半先发生在带舌头鼻音韵尾的韵母上(转引自张琨,1983)。张琨根据已经发表的汉语方言材料,用了近两百个方言点来说明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消失的现象。所讨论的方言分两派,一派是吴语方言,另外一派是官话方言。(张琨,1983)两派方言点中都有低元音后的 -n 引起主要元音鼻化,进而韵尾消失的情况。张琨所说的吴语方言一派,还包括通常划为湘方言的长沙话、双峰话等。在官话方言中,张琨选了四川方言的华阳(今属成都,但华阳话不同于

成都话)、眉山、峨眉、荣县、雅安、五通桥等点,但没有成都,也许是因为没有看到成都话的有关语料。张琨(1983)指出,“根据汉语发展的历史,最早的鼻化作用发生在吴语区,最晚的鼻化作用发生在西南官话区”。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能实际观察到成都话低元音后的 -n 韵尾由着实而弱化并引起鼻化进而脱落的过程的原因。成都话的这种语音变异情况,正是汉语方言低元音后的 -n 韵尾演变过程的具体体现。

包括成都话在内的汉语方言音系,何以会有这种结构调整?徐通锵指出,“语言结构的不平衡性是语言系统自发地进行自我调整、改进结构的内在杠杆和机制”,音节中各个音素的发音音量,“其强弱也是不平衡的。在汉语中,音节开头的音量强于末尾,因而在语言的发展中辅音韵尾容易因磨损而弱化或消失”。(徐通锵,1990)

2. 部分词语读音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这种音变早就有人关注。(参看于虹,1990;萧娅曼,1994;杨梅,1997;崔荣昌、宋伶俐,1999)这首先表现在古人声字的读音变化上。成都话跟北京话相比,有不少古人声字都有声、韵、调的不同。而其中相当一批字,今天的声、韵、调都在向北京话靠拢。

就声、韵而言,有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即有变异。如中古梗、曾、深摄开口三、四等的精、见组入声字“积击激迹即籍脊级集”等,其韵母当时就有 i 和 ie 两读(甄尚灵,1958),今天,除了部分老年人仍读 ie 外,中青年人都读与普通话同。其他入声字也有不少声、韵发生了变化。如“劈辟僻”p ‘ie²¹→p ‘i²¹,”足”tɕyo²¹→tsu²¹,”率”(效率)so²¹→ny²¹,”俗速”ɕyo²¹→su²¹,”育”yo²¹→y²¹。

古人声字的声调变化也很引人注目。古人声字今读阳平,这本是成都话声调演变的一条重要规律,尽管有例外,如“玉”读去声^①。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不少古人声字就不读阳平,

① 四川方言“玉”读去声至少在明末四川遂宁人李实的《蜀语》中就有记载。参看甄尚灵、张一舟《〈蜀语〉词语的记录方式》,载《方言》1992 年第 1 期;张一舟《〈蜀语〉音注材料分析》,载《语言研究》1994 年增刊。

而随普通话走了。如“蜀”本读如“熟悉”的“熟”，年轻人从普通话，读如“鼠”。于是，成都很有名的“蜀都大道”、“蜀都大厦”，听起来就像是“鼠都大道”、“鼠都大厦”了。“霍”本读如“何” xo^{21} ，“索”本读如“说” so^{21} ，年轻人分别读如“贺” xo^{213} 、“所” so^{53} ，结果他们口中的“霍元甲”常让人误会为“贺元甲”，“索取”也常让人误会为“所取”。

非入声字读音向普通话靠拢的例子也很多。如古疑母今读细音的字，其中很多本来都带舌面鼻音声母，现年轻人则读成了零声母，如“仪宜艺义议诣严研砚毅”等字。一些古见系二等字，原声母读舌根音，韵母读洪音，现很多都从普通话，声母读舌面音，韵母读细音。如“阶级”的“阶”、“解放”的“解”和“街陷限”等字。又如“择泽”声母由 ts 变 ts ，“皖”由 $k'uan$ 变 uan ，“院”由 uan 变 yan ，“虽遂”由 $øy$ 变 $suei$ ；“村存”韵母原读开口呼 $ən$ ，今不少人读合口呼 uan ；“微危”由阳平变读阴平；“荣营”原都读 yn^{21} ，现“荣”读 $zuŋ^{21}$ 、“营”读 in^{21} 等。

这种音变主要发生在中青年尤其是青年人身上，明显是受普通话的影响，是北京音干扰的结果，年纪大一些的成都人还不认同它们属成都音。据我们观察，这种音变，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最明显。这是因为此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广普通话力度的加大，特别由于有声传媒和电视剧的影响，普通话在成都空前普及，北京音影响空前增大。北京音对成都人有很强的吸引力，以至北京人的某些误读也被一些成都人接受。如“潜”读如“浅”，“几乎”的“几”读如“几个”的“几”，“因为”的“为”读如“作为”的“为”等等，都出现在不少中青年成都人口中。

这种音变有以下特点：

(1) 音变以词为单位，而不是以音位为单位发生。相同的音位，即使在相同的语音条件下，甚至是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词中不一定发生同样的音变。比如同样是“闲”，在“闲天不逢集的日子”里保留了原有念法，声母读舌根擦音 x ，

韵母读洪音 $\bar{a}$ 或 $\bar{æ}$ ，有人直接写作“寒天”；在“休闲”、“闲适”里声母变读舌面前擦音 θ ，韵母读细音 $i\bar{a}$ 或 $i\bar{æ}$ 。又如“解”在“解放、解放军、解决”、“解除”、“分解”、“瓦解”中变读为 $tɕiai^{35}$ 或 $tɕie^{53}$ ，而“解交（排解纠纷）”、“解手”和“解扣子”的“解”仍保留方言原来念法 kai^{53} 。

(2) 从语音层面看，演变方式是突变的，非连续的，从原音值变到目标值，一步到位，没有经过逐渐变化、积累的过程。

(3) 从词汇层面看，发生音变的词，是单个的、零散的变化，不是齐步走。即不是具有同样音韵条件的词，同时发生同样的音变；而是先由某些词开始音变，然后逐步扩散到其他词去。如“驿路梨花”（中学语文课文名）、“驿站”、“龙泉驿（成都地名）”中的“驿”本都读阳平，但在前两个词语中先变读去声，后才扩散到“龙泉驿”中。

(4) 从社会层面看，这种音变有从年轻人向中老年人扩散的趋势。如“帆”、“薇”本读阳平（如“帆布”、“蔷薇”），但先是年轻人变读阴平，现在一些中老年人也像年轻人一样把“帆船”、“赵薇”的“帆”、“薇”读成阴平。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音变具有词汇扩散论的某些特点：从语音层面看，是突变的；从词汇层面看，是逐步扩散的。（参看王士元 2000，徐通锵，1991，§ 11）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即使是含有同一个字的不同的词，虽然同样受北京音的影响却并不齐步走，同时发生同样的音变，而是单个地、零散地变化和扩散。

一般说来，从理论上讲，凡是跟普通话有语音差异的词都有可能受北京音吸引而产生音变。但据我们观察，以下几个因素会影响这种音变的产生和扩散。

第一，词的使用频率。音变首先在非常用词上发生，也在非常用词中扩散，然后才向常用词扩散，而常用词则不易发生这种音变。比如入声字“一七黑匹笔渴客药”，口语常用，就仍读阳

平,未随普通话而分别改读阴平、上声、去声。又如“叔蜀”、“说索”、“各阁”分别为同音字组,其中“叔、说、各”或是常用词,或可组成常用词(“各”有“各人〔自己〕”,方言代词,很常用),所以保持原有念法;而“蜀、索、阁”组成的词口语不常用(“魏蜀吴”、“巴蜀”,“索取”、“探索”、“求索”,“阁楼”、“内阁”等都从书面语来。重庆人口头常说的“索索”、“索子”均指绳子,成都人不说,而说“绳绳”、“绳子”),就产生了音变:“蜀、索”随普通话而变读上声,“阁”的韵母受普通话影响由 $\circ$ 变读为 ϵ 。又如“溢逸”、“陷菟”等也是因为口语中“溢、陷”组成的词不及“逸、菟”组成的词常用(“逸”,成都话口语有“安逸〔舒服、痛快,高兴、满意〕”很常用;“菟”有“菟菜”,是成都很常见的蔬菜),才产生音变的。又如“街”“咸”本同念 xan ,前者不常用,现已变读 ϵian ,后者常用(咸淡),未变。前面举的“闲”,在“闲天”里保留原来念法,也是因为“闲天”在口语里使用频率高;在“休闲”、“闲适”里变了,因为它们是书面语词,不太常用,容易受普通话影响。前举的“驿路梨花”、“驿站”、“龙泉驿”,前二者先变读,后扩散到“龙泉驿”中,也是因前二者不常用,“龙泉驿”是成都地名,较常用。

口语中常用的词之所以抗变能力强,是因为它们由于常用,其方言语音形式不断得到强化,当然容易抗拒外来影响。而非常用词的方言读音年轻人本来就不熟悉,有的字音甚至完全是从书面语来的,所以容易受普通话影响。从另一角度看,使用频率高的词,功能负荷重,不允许随便改换其语音形式;使用频率低的词,功能负荷轻,语音形式的改变不会影响交际,容易产生变异。(参看王士元,2000,第2页)

第二,词的来源。王士元指出,“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常常按照非语音的标准划分为若干层次。这些层次在语音上有不同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划分是跟不同层次的历史来源相关联的”(王士元,2000,1—2页)。成都话中发生

这种音变的词,一般都是从书面上来的,如果是成都话早已有之的词,其读音则不容易发生变异。如上举的“闲天”和“休闲”、“闲适”,也有来源不同的问题,“闲天”是成都话方言词,不变;“休闲”、“闲适”从书面语来,变了。又如“解放”、“解放军”、“解决”、“解除”、“分解”、“瓦解”等也是书面上从民族共同语来的,产生了音变;而“解交”、“解手”和“解扣子”的“解”是成都话固有的词,仍保留方言原来念法。又如“阶级”是书面语来的,“阶”向普通话靠拢,读 $t\epsilon i a i$ 或 $t\epsilon i \epsilon$;“阶沿”是成都话固有的词,“阶”仍保留原来的念法 kai (有人以音求字,直接写作“街沿”)。

第三,词进入成都话的时间。同样是从书面上进入成都话的词,越是晚进入的,越容易发生音变。如“翻译”和“译林”两词,都不是成都方言词,但年轻人口中,“译”在前者中保留原本的阳平念法,在后者中变读去声。这是因为前者早已进入成都话,后者是《译林》创刊以后才进入成都话的。

第四,成都话的语音结构模式。一般说来,这种音变只能在成都话原有的音系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变异形成的语音模式如符合成都话固有的语音结构模式,则此种变异有可能产生,前举的例子都是这样;反之,则不容易产生。比如古入声字“雪北铁灭”如果随普通话而变读上声、去声,则会产生成都话音系中所没有的音节 $\epsilon y \epsilon^{53}$ 、 $p \epsilon^{53}$ 、 $t' i \epsilon^{53}$ 、 $m i \epsilon^{213}$,所以此种变异没有发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成都话没有把“猪、出、书、人”之类字的声母由 $ts\ ts' s\ z$ 变为 $t\epsilon\ t\epsilon' \epsilon z$,为什么同音的“路”与“怒”,“蓝”与“男”并不因普通话的影响而将其声母变得不同音。因为成都话音系结构中只有 $ts\ ts' s\ z$ 一类,没有 $t\epsilon\ t\epsilon' \epsilon z$ 一类;成都话 $n-l$ 不分。

前面分析了成都话的两种共时音变。当然成都话中的共时音变并不仅仅限于这两种。比如“祠”本读 $ts' i^{21}$ (如成都街名“祠堂街”、“忠烈祠街”、“昭忠祠街”等中的“祠”),但近几年出现了 si^{213} 一读,有人把“武侯祠”的“祠”读

作 si^{213} (不少公共汽车上的司乘人员即如此), 听起来就像是“武侯寺”。这应该是受“草堂寺”、“昭觉寺”、“大慈寺”等的影响, 误以为“武侯祠”是“武侯寺”。又如成都东郊的地名“沙河堡”中的“堡”本读 pau^{53} , 现不少人读作 pau^{53} 。这显然是受“堡垒”的“堡”的读音 pau^{53} 影响。成都地名“黄门街”“黄门铺”中的“黄”, 本读 $xuaŋ^{21}$, 不少人读 $xuaŋ^{21}$ 。这显然是受“黄”字的声旁“黄”的影响。不过, 这一类语音变异不是成都话语音的主要共时变异。

二、关于现代汉语方言共时音变的类型和特点的几点思考

在成都话的共时音变分析中, 我们有了以下一些想法:

第一, 当代汉语方言的共时音变, 可以存在不同类型, 可以有使字音向普通话靠拢的类型, 也可以有音系内部的结构调整, 而这种调整可以使字音背离普通话的类型。即使是在普通话推广了半个世纪, 已经遍及全国城乡的今天, 即使是像成都话这样跟普通话十分接近, 普通话在当地威望极高的汉语方言, 背离普通话的音变也可能发生。有学者指出: “我们考察成都话近一个世纪来的语音变化, 发现无论这些音变从语音的角度看可否加以解释, 这些音变的结果是一致的, 就是成都话向普通话的靠拢。”(周及徐, 2001) 这话有道理, 确实有语言事实作依据。不过, 我们认为, 还可作点补充, “成都话近一个世纪来的语音变化”, 还存在不“向普通话靠拢”的一面。除了 -n 韵尾的弱化乃至脱落不是向普通话靠拢外, 即如上举的“祠”读作 si^{213} , “沙河堡”中的“堡”读作 pau^{53} , “黄门街”、“黄门铺”中的“黄”读作 $xuaŋ^{21}$, 也不是向普通话靠拢的。

实际上汉语方言的共时音变情况是复杂的, 不一定只存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成都话如此, 其他汉语方言也有这种情况。如笔者之一的家乡话重庆垫江话, 其共时音变就有这种情况: 除了有向普通话靠拢的音变外, 还有音系内部结构调整, 即不向普通话靠拢的音变。据张爽考

察, 垫江话的“二、儿”一类词, 本来跟普通话一样念 σ , 不过这主要是“在别的音节之前的时候”, “单念的时候, 或者在别的音节之后, 而它的后面又没有后续音节的时候, 读的并不是单纯的 σ ”。而是 e 和“舌面后边音 l , 加舌面前半低不圆唇元音 ϵ ”的结合, “是一个复合音, 可记为 $\sigma l\epsilon$ 。这种现象在老、中、青三种人群中都很普遍”。“即使是后面有后续音节时, 也有不少人发为 $\sigma l\epsilon$ ”(张爽, 2006)。 σ 变为 $\sigma l\epsilon$, 就是背离普通话的音变。由此可见, 成都话的共时音变情况, 在汉语方言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二, 由于共时音变可以有不止向普通话靠拢一种, 引起共时音变的原因当然也可以是多方面的, 不一定都是受普通话的影响。成都话低元音后 -n 的变化就是汉语方言音系结构内部调整引起的。上文谈到, “祠”读作 si^{213} , “沙河堡”中的“堡”读作 pau^{53} , “黄门街”、“黄门铺”中的“黄”读作 $xuaŋ^{21}$, 其原因也跟普通话的影响无关。普通话的影响并不一定就是汉语方言(包括成都话)共时音变的唯一原因。

第三, 方言内部的音系结构模式, 对别的音系的影响有很大的抗变力。即便是向普通话靠拢的音变, 普通话的影响也只是一种外因, 它能否起作用, 起变后的变化方向, 还要受到该方言内部音系结构模式的限制。

第四, 某些非语言因素也可制约外来方音影响的产生。

第五, 同一方言的音变的方式可以不止一种。可以是成系统的变化, 也可以是单个的、零散的变化; 可以是连续的逐渐积累, 也可以是突然的改读; 可以以音位为演变单位, 并且可以类推, 也可以以词为演变单位, 在词汇层面逐个扩展。

第六, 不同性质的音变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方言内部音系结构调整形成的音变, 通常会引起该方言音系共时结构模式的改变, 当然也就可以改变其历时演变规律; 由别的方言干扰引起的音变, 可以只在该方言历时层面上打破原有的演变

规律^①，而不在共时层面上改变该方言的语音结构模式，使其语音模式发生质的改变^②。

参考文献

- [1] 崔荣昌, 宋伶俐. 1999. 普通话对成都话语音的影响 [J]. 语文建设 (6).
- [2] 侯精一主编, 崔荣昌编写. 1997. 成都话音档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3] 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 1960. 四川方言音系 [J]. 四川大学学报 (3).
- [4] [美] 王士元. 2000. 语言的探索 [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5] 王福堂. 1999.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6] [丹麦] 威廉·汤姆逊. 1960. 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 [M]. 黄振华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7] 萧娅曼. 1994. 关于成都话语音的两项调查 [D]. 成都: 四川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 [8] 徐通锵. 1990. 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 [J]. 中国语文 (1).
1991. 历史语言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9] 杨梅. 1997. 成都语音百年来的发展演变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增刊).
- [10] 于虹. 1990. 关于成都语音的三项调查 [D]. 成都: 四川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 [11] [美] 张琨. 1983. 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的消失 [J].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五十四本第一分.
- [12] 张爽. 2006. 从垫江话半个世纪以来的语音变化看汉语方言语音演变规律 [D]. 成都: 四川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 [13] 张一舟, 张澹源, 邓英树. 2001.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 [M]. 成都: 巴蜀书社.
- [14] 甄尚灵. 1958. 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 [J]. 四川大学学报 (1).
1983. 四川方言的鼻尾韵 [J]. 方言 (4).
1988. 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 [J]. 方言 (4).
- [15] 周及徐. 2001. 20 世纪成都语音变研究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4).

(张一舟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邮编 610041; 杨 骥 成都市财贸学校讲师 邮编 610021)

① 事实上成都话语音的某些演变规律已受到干扰，尤其是中古入声字今读阳平的演变规律，已在当代年轻人口中有所突破。可以预见，当今天的年轻人变成老年人时，成都话中，古入声字很可能像普通话一样分别归入阴阳上去四声，而不再都读阳平。但读阳平的一定比普通话多，因为前面说过的有的古入声字仍固守阳平读法，未随普通话而改读成其他声调。

② 近年来，一些年轻人把“蹲吨、轮伦论、孙损”等字的韵母由开口呼 en 读为合口呼 uan，这似乎突破了本条限制，因为成都话 uan 本来不拼 t t' n 声母，拼 s 时无阴平。但这种现象很少，就笔者所见，主要就是本处所举的例子。当然，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也有可能突破原有语音结构模式。

九寨沟方言语音系统

申向阳

摘要 九寨沟县境内汉语方言差异较大,上塘地区的方言属中原官话,下塘地区的方言属兰银官话。九寨沟方言共有 20 个声母,33 个韵母,4 个声调,没有入声。

关键词 九寨沟方言 语音

一、概述

九寨沟县原名南坪县,地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部,与四川省平武、松潘、若尔盖和甘肃省文县、舟曲、迭部接壤,位于北纬 32°53'—33°41',东经 103°27'—104°26',东西长 93 千米,南北宽 89.83 千米,总面积 5290.09 平方千米,地势西高东低,县境内崇山峻岭,河谷交错纵横,最低海拔柴门关 1160 米,最高海拔朵尔纳峰 4764 米。县城人口 6.1 万,藏族 1.8 万人,占总人口的 30%,汉族 3.9 万人,占总人口的 64%,羌族、满族、蒙古族、壮族、回族占总人口的 6%。流经县境内的白水江由北向南汇入甘肃省白龙江。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为九寨沟县永乐镇。隶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距州府马尔康 519 千米,距成都 479 千米。(《南坪县志》)九寨沟县境内汉语方言差异较大,上塘地区的方言属中原官话,下塘地区的方言属兰银官话。

九寨沟方言语音较为复杂,其特征为:(1)占全浊声母清化,全浊平声声母变为送气清声母,如“爬脱塘琴茶才”;仄声声母变为不送气清声母,如“定尽并过堕作”。(2)平声分阴阳,古浊声声母变为阳平,清声声母为阴平。(3)辅音韵尾少,没有入声韵尾。

发音合作人:王满成,城关镇人,男,56

岁,农民,小学文化,只会说本地话,没有去过外县。

二、声韵系统

九寨沟方言共有 20 个声母(包括零声母),33 个韵母(包括自成音节的 ə),4 个声调,没有入声。

(一) 声母

p 不补把白 p^h 布都帕盘 m 门木闷 f 飞冯护
胡 u 闻围微问
t 到夺达丢 t^h 太同道稻 l 蓝路怒难
ts 糟祖族攒 ts^h 粗昌曹在 s 散苏思森
ɬ 软让弱锐

tɕ 就精经焦 tɕ^h 就近件清 ɕ 现笑削夏
k 贵桂轨怪 k^h 开块柜跪 ŋ 袄爱岸 x 灰红化
哈 ɤ 言羊音野

音值说明:

1. ts/ts^h 有时读做 tɕ/tɕ^h。
2. $_n$ 、l 混读。
3. ɬ 有时读做 z。

声母特点:

1. 一部分知系字(主要为庄组)读舌尖前音。例如:渗 səŋ³⁵ 深 səŋ⁵¹ 生 səŋ⁵¹
声 səŋ⁵¹ 蚕 tshan²² 初 tshu⁵¹

2. 见系开口二等字一部分读 [k kh n ŋ], 声母拼洪音韵母。例如: 街 kai51 解 kai44 角 ka51 虹 kaŋ35

3. 疑影两母开口一等字读 ŋ、n 声母。例如: 牙 nia22 压 nia35 眼 nian44 安 ŋan5 暗 ŋan35 硬 ŋəŋ35

4. ts 和 tsh 相混。

5. tɕ 和 tɕh 相混。

(二) 韵母

1 资子支知 y 女驴鱼雨

i 泥你第已 u 故葡树土

a 爬辣他杂 ia 家架下恰 ua 刮花抓刷

io 药确薛岳 o 河合多拖

ə 破磨蛇车 ie 血写野切

ɛ 色特格革 ue 国或获

ə 耳饵儿二

ai 该菜来在 uai 怀坏怪拐

ei 黑给北得 uei 对睡腿醉

au 抱炮号摇 iau 掉吊叫桥

əu 走头欧恢 i əu 牛丢绿流

an 山汗谈栏 ien 年现横件 uan 晚转关官

yan 原院全悬

əŋ 根森耕更 in 星静因新 uŋ 春村红东
yŋ 云群冻用

aŋ 桑当巷帮 iaŋ 羊娘枪江 uaŋ 忘广黄床
韵母说明:

1. 发 y 时摩擦较强烈, 近似于 nz 的音值。

2. in 有时读做 iŋ。

3. i 有时读做 ɿ。

4. en、əŋ 混读。

(三) 声调

单字调: 4 个

阴平: 高降调 [51] 高开婚急曲月阳平: 低降调 [21] 穷寒鹅房田锄

上声: 高平调 [55] 古口好五女老去声: 中升调 [35] 盖抗汉共害岸

声调特点:

1. 入声归派: 次浊声母归阴平, 全浊声母归阳平。

2. 没有降升调。

3. 买卖二字声调相混。

三、音韵特点

1

蟹开三 祭韵 澄母。章母。审母。禅母。

止开三 支韵 清母。从母。心母。知母。澄母。穿母。审母。照母。禅母。精母。初母。

生母。章母。昌母。书母。

脂韵 精母。清母。从母。心母。澄母。生母。章母。书母。

之韵 精母。从母。心母。邪母。庄母。知母。照母。章母。昌母。书母。禅母。

i

蟹开三 祭韵 帮母。并母。泥母。来母。精母。疑母。

废韵 疑母。

蟹开四 齐韵 帮组。端组。泥母。来母。精母。清母。从母。心母。见群。溪母。疑母。匣母。影母。

止开三 支韵 帮组。来母。见组。晓母。影母。以母。

脂韵 帮母 (比鄙毗)。明母 (眉)。定母。泥母。来母。见母。溪母。群母。影母。以母。

之韵 泥母。来母。见组。晓母。影母。云母。以母。

微韵 见母。群母。疑母。晓母。影母。

止合三 支韵 疑母。

微韵 微母 (尾)。

臻开三 臻韵 (入声) 帮组。来母。清母。从母。心母。日母。影母。以母。

殷韵 (入声) 见母。溪母。

曾开三 蒸韵 (入声) 帮母。泥母。来母。精母。心母。群母。影母。以母。

梗开三 庚韵 (入声) 帮母。见母。群母。疑母。

清韵 (入声) 帮母。滂母。并母。精母。从

母。心母。邪母。影母。以母。

梗开四 青韵（入声）帮母。滂母。明母。
端组。泥母。来母。精母。清母。从母。心母。
见母。

梗合三 昔韵（入声）以母（疫役）

u

遇合一 模韵 帮组。端组。泥母。来母。
精母。清母。心母。见母。溪母。疑母。晓母。
匣母。影母。

遇合三 鱼韵 来母（庐）。知组。庄组。
照母。穿母。审母。禅母。日母。

虞韵 非组。知母。澄母。照母。穿母。审
母。禅母。日母。

臻合一 没韵（入声）定母。精母。清母。
见母。溪母。疑母。晓母。匣母。

臻合三 术韵（入声）澄母。穿母。床母。

物韵（入声）敷母。奉母。微母。

通合一 屋韵（入声）帮组。透母。定母。
来母。从母。心母。见母。溪母。匣母。影母。

沃韵（入声）端母。定母。溪母。

通合三 屋韵（入声）非组。心母。知组。
章母（祝）。审母。禅母。

烛韵（入声）精母。清母。心母。邪母。章
组。日母。

y

遇合三 鱼韵 泥母。来母（庐除外）。精
母。清母。邪母。见组。晓母。影母。以母。

虞韵 来母。清母。从母。心母。邪母。见
组。晓母。影母。云母。以母。

山合一 末韵 来母（捋）。

臻合三 术韵（入声）来母。清母。心母。
见母。

物韵（入声）溪母（屈）。

通合三 屋韵（入声）见母。溪母。晓母。
影母。

烛韵（入声）见母。以母。

a

果开一 歌韵 透母（他大）。泥母（哪
那）。影母（阿）。

假开二 麻韵 帮组。泥母。知组。照组
（度除外）。

假合二 麻韵 生母。

咸开一 合韵 端组。泥母。来母。从母。

盍韵 端组。来母。

咸开二 洽韵 知组。庄组。

咸合三 乏韵 非母。奉母。

山开一 曷韵 透母。定母。泥母。来母。
清母。心母。

山开二 辖韵 床母。晓母。

黠韵 帮母。并母。明母。庄母。初母。生
母。影母。

山合二 黠韵 影母。

山合三 月韵 非母。奉母。

蟹开二 佳韵 并母（罢）。

ia

假开二 麻韵 见母。溪母。疑母。晓母。
匣母。影母。喻母。

咸开二 洽韵 见母。溪母。匣母。

狎韵 见母。匣母。影母。

咸开四 帖韵 见母。

山开二 辖韵 匣母。

ua

假合二 麻韵 见母。溪母。疑母。晓母。匣
母。影母。

山合二 黠韵 匣母。影母。

黠韵 生母。见母。

蟹合二 佳韵 影母。见母（挂卦）。匣母（画
话）。

io

山合三 薛韵 从母。心母。喻母。

山合三 月韵 见母。群母。疑母。喻母。

山合四 屑韵 见母。溪母。

宕开三 药韵 来母。精母。清母。心母。
见母。溪母。影母。喻母。

江开二 觉韵 见母。溪母。疑母。匣母。

曾合一 职韵 (入声) 云母 (域)。

通合三 屋韵 (入声) 以母 (育)。

o

果开一 歌韵 端组。泥母。来母。精母。
清母。晓母。匣母。

果合一 戈韵 泥母。来母。清母。从母。
心母。见母。溪母。疑母 (讹除外)。晓母。
匣母。

遇合一 暮韵 精母。清母。

咸开一 合韵 见母。晓母。匣母。

山合一 末韵 帮组。端组。清母。见母。
溪母。晓母。匣母。

山合三 薛韵 章母。审母。

宕开一 铎韵 帮组。透母。定母。泥母。
来母。精母。清母。从母。心母。

宕开三 药韵 知母。澄母。章母。昌母。
禅母。日母。

宕合一 铎韵 见母。溪母。晓母。匣母。

江开二 觉韵 帮母。知母。照母。床母。
审母。

a

果开一 歌韵 见母。溪母。疑母。

果合一 戈韵 帮组。见母 (戈)。疑母。
晓母。匣母。

假开三 麻韵 章母。日母。

咸开一 合韵 见母 (蛤鸽)。盍母 (磕)。

山开一 曷韵 见母。溪母。晓母。

山开三 薛韵 知组。照母。床母。审母。
禅母

宕开一 铎韵 帮母。并母。明母 (馍膜)。
见母。疑母。匣母。影母。

江开二 觉韵 帮母。

梗开二 陌韵 见母。溪母。疑母。

麦韵 见母。匣母。影母。

咸开三 叶韵 章母。

流开一 侯韵 滂母 (剖)。

ie

果开三 戈韵 群母。

假开三 麻韵 精组。知母。喻母。

蟹开二 皆韵 见母 (平声、去声)。匣母
(平声、去声)。

咸开三 叶韵 精母。清母。从母。喻母。

咸开三 业韵 见母。溪母。疑母。晓母。

咸开四 帖韵 端组。匣母。

山开三 薛韵 帮母。并母。明母。来母。
心母。群母。疑母。

月韵 见母。晓母。

山开四 屑韵 帮母。并母。明母。透母。
泥母。精母。清母。从母。心母。见母。影母。

山合三 薛韵 来母。

月韵 微母。

e

蟹开一 哈韵 端组。泥母。来母。精母。
清母。从母。心母。见组。晓母。匣母。

蟹开二 皆韵 帮母。并母。明母。来母。
照母。床母。溪母 (上声)。匣母。影母。

佳韵 帮组。泥母。见母 (街)。疑母
(挨)。匣母 (鞋)。影母。

咸开三 叶韵 审母。禅母。

曾开一 德韵 (入声) 精母。日母。溪母。

曾开三 职韵 (入声) 照母。穿母。审母。

蟹合一 泰韵 疑母。

梗开二 麦韵 (入声) 照母。穿母。

ue

蟹合二 皆佳夹三韵 见母。溪母。

皆韵 晓母。匣母。

曾合一 德韵 见母。匣母。

梗合二 陌韵 (入声) 疑母。

ə·

止开三 支脂之三韵 日母。

ei

蟹合一 灰韵 帮组。泥母。来母。

蟹合三 废韵 非母。敷母。奉母。

止开三 支韵 帮母（彼俾二字除外）并母（被，上声去声）

脂韵 滂母。并母（备）。明母。

止开三 之韵 穿母。

止合三 支韵 来母。影母。疑母。云母。

止合三 脂韵 来母。

微韵 非组（尾除外）

梗开二 陌韵 帮组。晓母（入声）

梗开二 麦韵 明母。知母。

uei

蟹合一 灰韵 端组。精母。清母。从母。心母。晓母。匣母。影母。疑母（桅）。溪母（惹魁恢傀）。

蟹合一 泰韵 透母。定母。精母。见母。匣母。

蟹合三 祭韵 清母。心母。知母。照母。审母。见母。云母。以母。

废韵 影母。

齐霁二韵 见母。溪母。匣母。

止合三 支韵 精母。心母。邪母。穿母。禅母。日母。见母。溪母。群母。晓母。

脂韵 精母。清母。心母。邪母。知母。澄母。照母。禅母。见母。群母。

微韵 见母。疑母。晓母。

au

效开一 豪韵 帮母。并母。明母。端组。泥母。来母。精母。清母。从母。心母。见母。

溪母。疑母。晓母。匣母。影母。

效开二 肴韵 帮组。泥母。知母。澄母。穿母。床母。审母。

效开三 宵韵 知组。照母。审母。禅母。日母。见母。

臻合一 没韵（入声）帮母（不）。

流开三 尤韵 明母（矛）

iau

效开二 肴韵 见母。溪母。晓母。匣母。

效开三 宵韵 帮组。来母。精组。见群。晓母。影母。以母。

效开四 萧韵 端组。泥母。来母。心母。见母。溪母。晓母。影母。

流开三 幽韵 帮母。明母。

əu

流开一 侯韵 端组。来母。精组。清母。见群。溪母。疑母。晓母。匣母。

流开三 尤韵 知组。庄组。照母。穿母。审母。禅母。日母。

iəu

流开三 尤韵 泥母。来母。精组。见组。晓母。影母。云母。以母。

幽韵 端母。见母。影母。

通合三 东韵（入声）来母（六）。

钟韵（入声）烛母（绿）。

an

咸开一 覃韵 端组。泥母。来母。精母。清母。从母。见母。溪母。匣母。影母。

谈韵 端组。来母。从母。心母。见母。晓母。匣母。影母。

咸开二 咸韵 知母。澄母。照母。床母。审母。见母（檻）。匣母（平声去声）

銜韵 穿母。审母。

咸开三 鉴韵 知母。照母。审母。禅母。

咸合三 凡韵 敷母。奉母。

山开一 寒韵 端组。泥母。来母。精母。清母。从母。见母。溪母。疑母。晓母。匣母。影母。